

白色猎人

渡边淳一

Watanabe Junichi

文匯出版社

白色猎人

马洪月

刘宗和 译

〔日〕渡边淳一 著

Watanabe Junich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白色猎人 / [日] 渡边淳一著；马洪月，刘宗和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11

ISBN 978-7-80741-436-0

I . 白… II . ①渡… ②马… ③刘… III . 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7224 号

图字：09—2008—564

白き狩人 by 渡辺淳一

根据集英社文库 1989 年第 51 刷译出

Copyrights: © 1977 by 渡辺淳一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Wenhui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渡边淳一自选集 002]

白色猎人

作者 / [日] 渡边淳一 译者 / 马洪月 刘宗和

出版人 / 桂国强 翻译统筹 / 吴文智

责任编辑 / 何璟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彩色印刷 / 上海界龙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 装订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数 / 160 千

印张 / 7.375 印数 / 1-50000

ISBN 978-7-80741-436-0 定价：22.00 元

本书采用特种防伪技术印刷，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1-52920271

2008. 5. 15

中國文元古時代篇

比例 貴族文化と庶民文化の
こと、大差なく四つあります。
そこで貴族文化は信頼と実績を主張され
り、やがてそれが知識として小変えてやれ
ば、流傳(しゆそう)する二つあります。日や西口
親書と程詩に現立つことは頗つこります)、
今後、社会文化と済み、同時に
サンитет(セイテイ)と文化とをもつて
ります。

病院

文汇出版社：

此次我的著作得由贵社出版，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我期待着，有贵社这样诚信且拥有不俗业绩的出版社，组织翻译和出版，让更多的中国读者进一步接触和了解我的作品，从而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促进日中友好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我憧憬着今后能有机会亲访贵社，并且举行签名会和演讲等，我将感到不胜荣幸。

渡边淳一

目录

序 章	I
第一章 / 截肢	51
第二章 / 诱惑	79
第三章 / 错综	107
第四章 / 复仇	135
第五章 / 疑惑	163
第六章 / 生死	177
终 章	199
解 说 / 森开逞次	220

序章

村行万里子的日记 四月五日（星期三） 阴

今天排出了新的值班表。

我负责的是B班第二小组，即南栋的三零一和三零三两个病房。三零一是女子双人病房，三零三则是男子六人间的大房间。

主治医师是二番町眉子大夫，她是外科中唯一的女医生。因为和千叶大夫是同年人院工作的，所以应该是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国家考试，算起来今年是当医生的第四个年头了。

听说和我搭档的是二番町大夫，我一时之间又高兴又有点不知所措，心情变得复杂起来。

二番町大夫实在是太美了。身高一米六零左右，虽然算不上多么高，但那纤细的骨感身段使身材比例显得格外匀称。

通常我们只能看到二番町大夫身着一袭白衣的样子，但偶尔也会在上下班路上见到她不着白衣的时候。她那时穿的衣服很是显眼。虽然穿着与医生的职业相符，不那么花哨华丽，却在素净的色调中显出了高格调。

我虽没去过巴黎，但我想有品味的巴黎姑娘，大概就像二番町大夫那样穿着得体吧。

连身为女性的我看来都是这样了，男士们看得目瞪口呆也就理所当然了。因为我住在医院附近的护士宿舍，所以基本上看不到大夫上下班时的样子。可是据二番町大夫的一位朋友说（该朋友每天从大夫居住的荻洼坐地铁上下班），别说地铁中了，从下车到医院，凡是和大夫擦肩而

过的男性都会把视线停留在她身上，有人有时还会停住脚步目送她离去，直至她的身影消失不见。

不知大夫是对这种事没有注意到呢，还是即使注意到了也视而不见，好像基本上是目不斜视，直直向前走去。虽说不必只因被男人回头看几眼就非得马上有所表示，但在我看来，总觉得这样也未免太不近人情了。

因为是四年前毕业的，今年大夫也该有二十八岁了吧。我想如果拥有像大夫那样的美貌与教养，是会有数不尽的男人贴上来献殷勤的。

就像同科室的副主任医师井川大夫呀、同一届的千叶大夫呀，听说到现在都还爱着二番町大夫，还有传言说内科的副教授饭村大夫自从二番町大夫做了实习生以来就迷恋上了她。

先不提已经娶妻的饭村大夫，像千叶大夫那样的，在我们看来已经属于完美的结婚对象了，可不知二番町大夫是因为不喜欢他呢，还是因为本身就没有结婚的打算，总之对他的追求一点回应都没有。

除去像这样多少和大夫有些绯闻的人之外，喜欢她的男士也是数之不尽的吧。可是，其中却没有真正公然报上姓名，不顾一切向她求婚的人，大多数男士好像都只是在心底默默地爱恋着她。

正因为如此，总之去看看那四五个医生围着二番町大夫说话时的样子就会发现，平日里一副装腔作势不可一世的医生们互相提防着对方的言行，警戒着有人会出风头来博取二番町大夫的好感，可实际上却又想着自己如何见缝插针，好来个鹤立鸡群。周遭就弥漫着这样一种特殊的紧张空气。

可是不知是由于大夫早就对那些男人的心思了然于心呢，抑或是这就是她的聪明之处，总之她对谁也不会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一视同仁地

和大家说话，得到他们各自的附和，再专注地倾听起来。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大夫可真是个让人摸不透的人。与其说她难以捉摸，倒不如说她没有纰漏吧。真是个不可思议的人呐。

但是话说回来，大夫还真是个美人。这不能单单说成是天生美丽或造化之妙，而是经过岁月的打磨之后所形成的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美。

通常要说只是脸蛋好看的人，那可多了。比方说杂志的插图人物呀，电视上的女演员呀，她们的脸都挺漂亮的。

如果只从脸部构造来看的话，大夫的脸和演员们的没有太大区别。虽说和演员一样原本就已经是了不得的评价了……

大夫的脸窄窄的，脸色与其说白，倒不如说是苍白。眼睛大大的，形状像两座小山丘，鼻梁又细又挺，形状很美的唇在笑起来的时候稍微有些走形。大夫的脸上要说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也就是那微微有点外翻的丰厚下唇了，可那好像反而更能抓住男人的心。

实际上就连身为女性的我，见到那样的唇都不由自主被吸引了，所以男人们会那样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大夫的美并不局限于脸、身材之类的外表之美。当然，她的外表是美丽的，可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今天，我边和大夫巡查病房边入神地看着她的脸，感到有种什么东西朦朦胧胧地传了过来。

那是……我表达不上来，放肆点说的话，可能是一种叫做“ennui”的东西。

“ennui”是法语，用日语来解释的话，大概就是“倦怠”的意思吧。可是“倦怠”这个词，不知是由于字面的原因呢，还是读音的关系，从

它“疲乏懈怠”的确切含意容易使人联想到怠慢、懒惰这层意思。

可是大夫的表情却并不会给人以怠慢、懒惰的感觉。

如果硬要用日语表达的话，大概能说是“慵懒”吧，可是单这一个词不能让人立刻领会精神。真希望能想出一个比“慵懒”高级点的词。

结果胡思乱想一通，得出的还是“倦怠”这个词。确实，我想除此之外没有合适的词语了。

大夫的“倦怠”中潜藏着一种由理智散发出的“空虚”。

不同于娼妓那般只单单是美女变得自甘堕落、变得“倦怠”的情形，这是一种具有理性层面的“倦怠”。

身为医生，那些也算得上有点教养的男士们之所以会用着了迷似的爱慕的眼神盯着大夫看，不只是由于她五官漂亮，而更多是被她周身散发出的那种空虚的气质引发了爱慕之情吧。

可是我却总感觉到大夫的美中隐藏着一种深不可测的可怕的东西。被美色吸引想一探究竟，就感到像被推入不知何时才能回头的深洞中，恐怖万分。大夫微微一笑后收回视线的那一刹那，眼神中所散发出来的锐气有一种就像被人用剃刀抵着背般冰冷的感觉。

男人们到底有没有注意到她的美中所隐藏的可怕呢？还是毫不知情，只是沉醉于她的美中一味想要接近她呢？

不，或许这些想法都只是我自己庸人自扰罢了。

没准男人们都知道这回事。当然，因人而异，也许有意识到的，也有没意识到的，可他们之所以会被二番町大夫吸引，不正是因为她美色深处所散发着的那种可怕吗？

哎呀，我考虑的事还真是无聊透顶。围着大夫的那群男人想什么都和我没关系。明明是这样，我却还左思右想那些男人的事，我可真是个

死心眼儿的大闲人呀！再也不想这些事了！

话说回来，大夫为什么要专攻外科呢？

虽说选择医生这一职业也有点不可思议吧，可明明有内科、儿科、眼科之类适合女性的科室，是什么癖好让她来到无趣的外科呢？

拥有骨骼结实、胜于男子的体格也就算了，可事实上，那么柔弱的大夫在医院外面向初次见面的人递出名片时，大多数人都会反问道：“您是外科的吗？”大夫曾笑着这样说过。

就算是我，如果不在同一家医院工作，即使见到大夫一袭白衣的样子，也不会认为她在外科工作。

最多也就误以为她是聪明伶俐的教授秘书或是检查技师。

听说以前和大夫搭档的麻子曾问过，“您为什么会成为外科医生呢？”大夫只是笑着回答“不知道呢”。

今天巡查完病房，和大夫在走廊上并排走着，我问了同样的问题。因为距麻子问时已相隔将近一年，我满心期待地想着大夫大概会做出不同的回答吧。

可答案却是相同的。

“不知道呢。”大夫就像回答别人的事情一样，边走边答道。

听到这个答案，我倒是轻易就接受了。因为这个理由挺不错的，又像是个老实的回答。

可是想想还是觉得这个答案可疑。

通过国家考试成为独当一面的医生，选择自己所从事科室的理由仅用“不知道呢”一言带过合适吗？

我想大多数的大夫都或是因为喜欢那个科，或是被主任教授的人品所吸引，或是有熟悉的师兄师姐，或是因为欣赏外科有男子汉气概的地

方，诸如此类或是积极或是消极的吧，反正总该有些理由。

可是大夫却简简单单地回答“不知道”！

说这话是不是把我当作傻瓜呀？是不是把我和麻子都看成小护士随便说说的呀？

可是大夫不会因为是护士就看轻人啊！她是稍稍考虑了一下后直截了当地做出回答的。不管给出的答案是什么，那一瞬间她一定是思考过的。

或许大夫选择外科的理由真是“不知道”吧。如果有人这样直率地反问我们自己的话，答案大概都会是那样的。

这样一想，大夫还真有几个地方让人看不懂。

那么漂亮却完全不想结婚，别管多优秀的男士想接近她，她几乎都不予理会，并且有时会用令人吃惊的严厉眼神盯着我们看……还真是数之不尽。

可是能和大夫负责同一病房，我很高兴。虽说因为到目前和大夫在同一科室，偶尔也会说说话，可也就是当班的时候或是传达值班护士的请求之类，从没有两人单独说过话。

从这次开始就能自由地和大夫说话了。实际上，负责同一病房的医生和护士必须要进行密切的联系，这是理所应当的工作。

但是不仅是工作上的事情，在其他方面也能和大夫亲近起来，这让我很高兴。我想和大夫谈谈天，请她教我许多东西，像恋爱、结婚，还有大夫关于这些事情的想法。

至今只能远远注视的人，来到了我的身边。

我可以和有点喜欢摆臭架子的井川大夫呀、诙谐风趣的千叶大夫呀他们所爱慕的二番町大夫自由自在地说话了。别说工作上的事了，就连

其他事情上也能任性讲了！

男大夫们看到我那个样子，一定羡慕死了。

对，我要独占大夫！

并且在男士们热切的眼神中守护她！

我要做到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和大夫说话。这样一来，不论是耍威风的医生还是出色的医生，都要拜倒在我的面前。

等等，我在考虑些多么愚蠢的事情呀！一开始空想，思维就无休无止地扩展开来，跳跃到不受控制的地方去，真是不应该！

无论怎样，大夫是大夫，我是我。就算保护她，我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既然如此，知道自己负责二番町大夫的病房时，最初感到的不知所措是怎么回事呢？

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是很高兴。这高兴不是假的。可是下一秒，我又感到了困惑，心情变得有些沉重起来。

我一直想在大夫手下工作一次。没想到愿望竟然实现了。因为只是在心里偷偷想想，没有拜托过护士长，所以只是护士长碰巧那么排的班罢了。

既然是这样，我为什么会感到不知所措呢？

难道是因为大夫太漂亮的缘故？可是我从一开始不就知道吗？

难道是因为男士们都关注着大夫？可这事我也不是现在才知道的呀。

难道是因为大夫是女人？这也早就知道呀。结果是……“不知道”。

这和大夫不知道为什么选择外科的理由是一样的。还真有那么奇怪的一致呢！

总之，我一方面感到高兴，而另一方面，随着能够接近大夫，隐隐

感到了瞬间的恐惧和不愉快。我不能明确说出那具体针对什么，是什么感觉。可的的确确有一刹那，一股消极的情绪传遍了全身。

不过就这样吧，“不知道”的事情别管怎么考虑也还是不明白。

我想更了解大夫。现在这是我唯一的期待。

二

二番町眉子的日记 四月五日（星期三） 阴

早晨八点，医疗部按惯例召开了病例研讨会。

提交的病例是三零二室的病人西村杏子。

门诊诊断为右乳腺纤维瘤。

讨论结果以及按惯例进行的右乳的穿刺测试、组织片镜检结果和门诊诊断一致，决定如果是纤维肿瘤的话，只需把肿瘤切除；如果怀疑是恶性肿瘤的话，就摘除整个右乳。

我个人看来，癌症的可能性很大。

又是一个人，一个乳房……

病例研讨会结束后，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患者本人，她漂亮的脸都哭得变形了。

我让她事先通知她丈夫一声。留下这句话后，就走出了病房。

下午，由于昨晚因肾脏破裂被送来的急诊患者病情恶化，井川大夫执刀再次进行了腹部切开手术，可患者还是于下午四点，死在了手术台上。

在手术期间，患者出现大出血，连我的贴身衣物都被血染红了。

手术结束后，我在手术室的女子浴室里冲了个澡。

多亏在更衣室里有一件可以替换的长衬裙，因为没有内衣，所以不得不把血迹擦擦，暂时穿着原来那件。

话说回来，我还真没想到连内衣都会被血染红。

晚上，并川大夫要请我吃饭，我以太累为理由拒绝了。

回家后立刻钻进了浴室。沾上血渍的内衣就那么扔掉了。

从今天起护士的岗位有了调动，变成了村形万里子、森美代、寺田照子三位护士负责。

村形万里子二十三岁，去年刚从大学附属的高看培训班毕业，还很年轻。

一起巡查病房的时候不停地问我“为什么会做大夫呀”，“为什么学会外科呀”。

我回答说“不知道”。

难道对我有兴趣？

小小的个子圆圆的脸，眼睛转个不停。好像还没和男人交往过。

当然，同性恋也……

找个机会试着把她约到我房间里来。

深夜，边听巴赫（托卡塔和赋格曲），边读“乳房摘除”的手术书。

巴洛克音乐既囊括了富有紧张感的快板乐曲，又包含着舒缓的慢板部分，二者相互对照着彼此接近。这种音乐适合我的生理。

三

村形万里子的日记 四月七日（星期五） 晴

今天，一个名叫深町丽子的病人住进了一天就要一万块的特等病房。